

康熙巡河东 文脉映盐湖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三百年前的深冬，也是如此暖阳和煦，盐湖风清气美，清圣祖康熙皇帝的銮驾进入河东盐湖地界。这一幕盛景，如今在运城盐湖旁池神庙近年新添的展览中，通过还原视频鲜活再现：盐湖两岸张灯结彩，百姓夹道欢迎，黄盖悠悠掠过，引人满心好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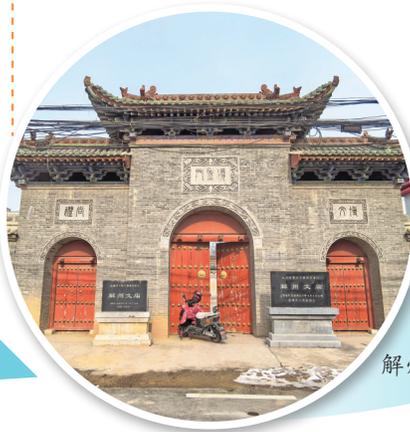
翻检典籍发现，乾隆版《河东盐法备览卷十二》中的《圣驾幸河东盐池》，与《解州全志卷十四》里的《圣驾西巡幸解恭喜纪》均有记载，两通由介孝璇撰文的碑石虽已佚，但碑文互为印证，详细记述了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这场西巡往事。



歌薰楼

运城(中禁门→薰风楼→西禁门)

解州(长乐门→泰康坊→崇宁坊→孔圣庙)



解州文庙



蒲州古城

蒲坂

圣驾西巡 河东迎銮

盐湖历经四千多年开发，盐产量持续提升，战略地位不断攀升，成为当时国家财政支柱，被称为“国之大宝”。为保障池盐生产，历代统治者均会来此巡游。

那是康熙四十二年的十一月，朔风裹挟着寒意，却挡不住河东百姓的热切。

彼时，康熙皇帝惦念秦晋重地，自京城启程，御飞龙辇、登太行山、经并州汾州，一路向西。寻常冬日里，晋南本是天寒地冻，可圣驾行经之处，竟“和畅暖若阳春”。百姓闻讯，扶老携幼守在道旁，只盼能望上一眼圣颜。即便皇帝早有旨令，官民迎送不得离城三里，可百姓的心意哪里是能被距离束缚的。

待到十一月初八，圣驾抵达河东，城外早已是万人空巷。运城街巷间，彩绸结满枝头，百姓夹道相迎，望见远处黄盖冉冉而来，便齐声高呼“圣驾至矣”，继而又念“国泰民安”，祝愿里满是对帝王的敬仰与对平安的期盼。

碑文特意记载了一笔：“行在之中，不费商民一刍一粟。”帝王巡幸的浩荡队伍，竟未让当地百姓耗费分毫。这份体恤，更让河东人的心头在冬日添了些许暖意。

次日，也就是十一月初九，康熙皇帝进中禁门、登薰风楼，凭栏远眺盐湖。冬日的盐湖，白浪似雪，盐畦如镜，在暖阳

下粼粼波光漾动。皇帝见此盛景，“天颜有喜，如日如云”，这份喜悦，被侍臣笔墨刻入碑石。

巡幸解州 温情留痕

文中记载，随后，圣驾出西禁门，抵卓刀堰，往解州而去。

解州的迎銮盛景比运城更甚，长乐门到泰康坊的街市上，商铺林立、人声鼎沸，妇女们也挤在道旁，跪地祈福。只是当地民风质朴，百姓装扮举止带着几分山野气息，康熙帝见了微笑不语。

行至崇宁坊，皇帝暂作歇息，御膳呈上当地的酪浆、酥饼，他尝过后，还将茶果赏赐给随行的文臣，让京城来的官员也尝一尝晋南的风味。

午时，圣驾驾临解州孔圣庙，却见庙宇因失火损毁，巡抚噶礼忙上前奏请重修，还提议“使人输钱一文”，靠百姓凑钱修缮。康熙听罢，摆手否决了这个提议，直接下旨拨国库银一千两作修庙经费，一句“千年香火很该修”，既见对文明的敬重，也见帝王的气象。

未时，圣驾往蒲坂而去，这场河东巡幸也渐近尾声。

碑文有言，解梁为舜禹畿内地，三代以来，帝王渡汾河、祀汾阴，皆触景生情，从无这般隆重的巡幸。而康熙的到来，不仅让“郇瑕僻壤，亦邀鸾音”，更以深厚

泽令“山川增辉、商民得福”。那“不费商民一刍一粟”的体恤、那一千两修庙的帑金，还有那面对解州百姓乡野装扮时的莞尔，都让这场帝王巡幸，少了几分威严肃穆，多了几分温情鲜活。

循迹打卡 古今相映

跟着史料记载的时间线，康熙巡幸河东的路线清晰可辨：运城(中禁门→薰风楼→西禁门)→解州(长乐门→泰康坊→崇宁坊→孔圣庙)→蒲坂(今永济)。如今实地探访，打卡康熙路线，对照历史场景与当下风貌，更能体悟那份心境。

运城中心城区的巡幸遗迹，多集中在池神庙一带。

中禁门，即如今的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北广场。历史上，康熙由此入城，仪仗威严、百姓欢迎；而今天，这里是大众市民的文化休闲广场，节假日特别是旅游旺季，这里还会演绎圣驾入城盛景，再现当年热闹情景。

薰风楼，今池神庙内复建了其建筑，名歌薰楼。当年，康熙帝登楼阅池，见白浪如镜大悦，赞此地“祥瑞”；如今，游人亦可进庙登楼，俯瞰盐湖全景，体味当年帝王所见之景。

西禁门，距离解州也就十里路。三百年前，康熙阅池后出此门，前往解州，队伍旌旗蔽日、鼓乐震天；附近修建的环湖

步道，人们可沿湖漫步，感受当年圣驾离城的行进方向。

解州古镇主街道，是当年康熙巡幸的重要路段。

当年皇帝在此暂歇，用当地饮食，并赏赐随行文臣茶果，史载的长乐门、泰康坊、崇宁坊，均应是在今解州镇老城范围内。虽因年代久远，记者访问过多名当地民众，他们已难详述旧址，唯知今王剑羊肉泡所在路口，便是旧时老城的东门。

如今的解州老街，商铺与民居相间，保留着诸多传统小吃铺，酪浆、酥饼等当年的御膳风味仍可寻觅，解州羊肉泡、运城麻花等晋南特色更能让人品味到当年随行官员所尝的市井滋味。

离老城门不远的解州文庙，即当年的孔圣庙，如今坐落于解州中学内，经重修后，殿宇规整，庙内相关碑刻，清晰记录着当年康熙拨款重修庙宇一事。

终点蒲坂(今永济)，史书虽未详载此处巡幸细节，但蒲州故城原河湟庙留存的康熙御笔题字碑刻，至今还保存在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内。御书“砥柱河津”墨痕犹在，诉说着当年圣驾临幸的往事。

今天站在池神庙的歌薰楼下，遥想三百年前的那一日，盐湖的风似乎还留存着当年的喧嚣与暖意。康熙的河东之行，被刻在碑文中，也留在盐湖的波光里，成为运城盐湖千年历史中一段鲜活又温暖的文脉记忆。

河东记札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解州中学这所出过不少名人的老校，里面藏着一座文庙，庙前立有一通明代石碑《解梁开水渠记》(右图)。此碑尚未定级，既非圣贤语录碑，也非功名表彰碑，却能立于文庙前、藏于校园内，被妥善保护，这是为何？

其背后藏着一段水脉与文脉交织的故事。这通高约两米的石碑，立于明万历二十六年(1598)。碑文由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春光撰文，工整的楷书刻满27行，共800余字，记录的不是科举佳话，而是一场关乎文运的水利工程。

碑文开篇便透着解州人的自豪：“地灵人杰”，此地南倚中条、北临涑水、西带大河、东襟盐池，既是尧、舜、禹三圣故里，也是风后、关龙逢等先贤的诞生地，千百年来人才

文庙前水利碑 解梁开水渠记

辈出。这份底气在明代弘治、嘉靖年间更是兴盛。经学大家吕泾野来解州任职，一眼看中此地形胜，召集学子说：“山明水秀，其中必有豪杰。”

于是，吕泾野在州治北边建起河东书院，每日聚集学子与民间才俊讲学；还凿开城墙，引中条山五龙峪的水注入泮池，又建了潺湲亭、水心亭，在池中种满荷花，水声泠泠，蔚为奇观。泮池成为人文兴盛的象征，他坚信“泮池之水，即人文所开”，将水利与文运紧紧绑定。

不料，乙酉年(1585)的一场山洪，冲毁了水渠旧道，水直向西流去，此后解州科举成绩一落千丈。这时有风水先生曰：“欲通科第，先通水渠。”学子们想起吕泾野当年的治水之举，于是联名向知州请求修渠。知州起初为难，称此并非州府本职，需向盐台关

公请示。最终，在众人的恳切诉求下，关公应允，大家捐钱备料，建起石闸、铁栏，将水重引回旧道入城。

奇迹真的发生了！水渠疏通的当年，解州便有3人考中乡试、2人登科殿试。百姓奔走相告，把这份福泽归功于水渠复通，更立石碑于文庙前，让其与圣贤同享香火祭祀。立碑刻文，希望永久流传，让后人知晓水渠的通塞与文运的兴衰，进而追本溯源：继承儒学之正统，文运便在此间，人才亦由此出，这绝非人事与气运的巧合。

站在碑前，读到“地脉与风鉴言皆验矣”时，看到的虽有古人对风水的执念，但更多的是他们试图以人力接续文脉的执着。水脉通则文脉兴，文脉兴则人才出，它的存在已成为解州人理解本土文化的独特符号，既是一份明代水利档案，也是一部地方文脉史记。

